

為什麼一位招生官員看到了一種新的招生方式的前景

駐芝加哥辦事處教育組

大學究竟需要多少資訊才能向學生發出錄取通知書？

這個問題正在推動最近的幾項實驗，在這些實驗中，大學錄取（或預錄取）未申請的學生，《紀事報》在周一發表的一篇深度文章中對此進行了描述。正如一些讀者指出的那樣，所謂的直接錄取計劃已經以某種形式存在了幾十年。早在 2001 年，《紀事報》就報導了當時日益流行的現場錄取通知的做法，當時的一名學生將其譽為「極大的舒壓模式」，一些持懷疑態度的大學輔導員則將其描述為一種營銷噱頭，可以強迫申請人倉促做出決定，從而傷害他們。

今天的「翻轉錄取」實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在更廣泛的範圍內發生。幾個州，連同 Common Application 和 Niche.com，現在正在評估向符合特定學術標準的預篩選學生提供有條件錄取的有效性，目標是幫助大學增加入學率——並吸引更多低收入和第一代學生。

這些新方法中最具創新性的是 Greenlight Match，它繞過了官方申請程序。相反地，高中生被邀請通過輸入基礎資料（例如高中課程、平均成績、預期家庭貢獻）來創建免費的、匿名的線上個人檔案。他們還回答了一系列問題（「有沒有你真的很喜歡的課程？」；「你夢想的工作是什麼？」）。

然後，學生輔導員會核對他們的資料並將他們的高中成績單上傳到入口網站——不需要論文或考試成績。參與機構審查個人資料並向合格的候選人提供錄取名額。因此，促成了一個「配對」，然後學生決定是否繼續與學校對話。

這種方法引起了 Jessica Sullivan 的興趣。她是賓夕法尼亞州薩斯奎哈納大學負責招生的助理副校長，該校去年秋季入學的學生中有 25% 有資格獲得聯邦佩爾助學金，34% 是第一代學生。她認為，迫在眉睫的人口懸崖將迫使許多機構簡化申請大學的流程。

“入學過程太複雜了，”沙利文說。“我們必須分析為什麼我們要求我們所要求的，以及它是否有意義。願意和大膽地刪除某些申請流程的大學可能會使學生更容易申請。這是一種在可能早已經面臨困難流程的學生面前出現的方式。”

薩斯奎哈納是一所人文社科大學，招收了大約 2,200 名學生，是當前招生週期中參與 Greenlight Match 的近 80 所高等教育機構之一。該計劃於 2021-22 週期在芝加哥啟動，現已擴展到另外六個城市，包括達拉斯/沃斯堡、紐約和費城。它的合作夥伴包括為低收入和第一代學生提供服務的學校和社區組織（CBO）。

對於一些尋求新的多樣化前景的大學來說，與這些合作夥伴的接觸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沙利文自稱是大學入學倡導者，她將 Greenlight Match 視為薩斯奎哈納與紐約和費城的 CBO 建立和加強關係的一種有意義的方式，該大學希望在這兩個地區繼續擴大招聘範圍。「不是每個人都熟悉薩斯奎哈納大學，」她說。「讓我們有機會接觸到一部分學生，而這些學生可能無法通過招生旅行和與高中和大學入學組織建立現有關係」。

人際關係在大多數情況下都很重要，但在招收代表性不足的學生時尤其重要，因為這些學生經常有其他學生沒有的顧慮和挑戰。沙利文在四分之三的學生是白人的鄉村校園工作，他將 Greenlight Match 描述為一項長期投資，旨在低收入和第一代學生及大學顧問之間建立信任。

「學生能夠在他們的生活中擁有值得信賴的專業人士，將他們推薦給特定的大學，在這個過程中有很大的力量，」沙利文說。「我們必須能夠證明存在匹配，並且必須相信我們將為這些學生提供的服務。因此，作為一個機構，我們必須證明自己並表明我們將使這個地方負擔得起。」

為低收入家庭的學生設計一種新的方式來獲得錄取是一回事；給他們負擔得起的選擇又是另一回事。參與 Greenlight Match 的大學不需要達到向其錄取的學生提供經濟援助的特定門檻。

College Greenlight 的常務董事喬納森·阿普里爾（Jonathan April）告訴《紀事報》，該項目的許多大學合作夥伴都被高中和 CBO 輔導員認定為對代表性不足的學生「給於支持和慷慨解囊」。他說，其中一些已經承諾滿足 Greenlight Match 學生的全部需求。

「我們平台的設計本質上為機構提供高額的獎學金提供了動力，」April 說。「這是因為只有當一定比例的學生最終入學時，機構才能從

我們的平台獲得價值，而這只有在學生收到他們負擔得起的錄取通知書時才會發生。這是一個競爭激烈的環境。院校不希望因為競爭院校提供更大的獎學金而失去潛在學生。」

儘管如此，大多數大學可以提供的資金是有限度的。Sullivan 說，薩斯奎哈納無法滿足通過 Greenlight Match 或其傳統申請流程錄取的學生的全部經濟需求（儘管它確實與 CBO 達成協議以滿足這些組織所服務的有限數量學生的全部需求）。這所大學的入學費用超過 70,000 美元，每年向合格學生提供總額為 36,000 至 42,000 美元的獎學金。

「這將是一項部分獎學金，但它是一個對話的開始，」沙利文說。通過 Greenlight Match，「學生們以獎學金為起點。那樣的話，他們會想：『好吧，它不會花費 70,000 美元，它會花費 30,000 美元。』」

一些歡迎以新方式將學生與大學聯繫起來的大學輔導員對沒有提供足夠幫助的非傳統錄取通知書表示擔憂。匹茲堡溫徹斯特瑟斯頓學校大學諮詢副主任 Alicia Oglesby 認為像 Greenlight Match 這樣的實驗可以幫助學生接觸他們從未考慮過甚至聽說過的機構：「如果這是一種能讓學生更容易被大學看到的方式，我贊成。」

但 Oglesby 認為參與的大學應該滿足學生經濟需求的最低門檻：「學費可負擔性必須成為錄取的一部分。」如果不是，那麼與一所大學匹配，就像接受傳統錄取一樣，可能會引發錯誤的希望。

沙利文說她很感激這種擔憂。「我不想向學生推銷虛假的希望，」她說，「但我也不希望學生錯過他們甚至沒有意識到的機會。」

她喜歡 Greenlight Match 的一件事是：它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證，即使用該平台的學生有一位大學顧問可以幫助他們評估他們的援助機會並做出合理的選擇。「我在大學展覽會上看到的或發送郵件的學生可能沒有，」她說。在大量招生郵件和電子郵件轟炸的時代，Sullivan 將 Greenlight Match 視為撒下一張小而有效的網的潛在手段。

但沒有什麼是完美的。儘管該計劃旨在簡化學生的申請流程，但它需要招生人員做額外的的工作，而在許多校園裡，招生人員的工作量都非常大。在簽約之前，沙利文問自己她的辦公室是否有能力全力投入這個項目。「我們知道我們必須在其中投入一些努力，」她說。

截至 2023 年 2 月中旬，薩斯奎哈納已在 Greenlight Match 上審查了 240 名學生的資料，並向幾乎所有學生提供了錄取通知書。其中 75 名學生表示他們對這所大學感興趣。沙利文說，如果這些學生中有四五個最終在 2023 年秋天入學，她會很高興。

在預估一個年級 590 名的學生當中，四五個學生只是一小部分，這提醒人們，Greenlight Match 和類似實驗正在小範圍內進行。不管這些實驗結果如何，常春藤大學仍將繼續常春藤大學，許多名牌大學將繼續要求申請者通過許多環節——論文、簡答題、可選面試——只是為了有機會被錄取。

一所大學真正需要多少資訊才能向學生發出錄取通知書？一份高中成績單和一些問題的答案就夠了嗎？

也許有不只一個好答案。你自己的答案可能很好地反映了你工作的機構類型（非常的精挑細選或不是那麼多），或者你認為申請大學的行為應該包含什麼（幾個月的自我反思和發現，或者相當快速和簡單的資訊交流）。

無論哪種方式，持平而言，許多人認為申請大學應該涉及的內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異常值的影響：具有精心設計申請流程的機構拒絕了絕大多數申請者。但大多數大學有點像 薩斯奎哈納，去年接受了超過四分之三的申請者。

友善提醒：世界上有一部分的未來學生有足夠的信心、大學知識和家人的支持。但其他人則沒有以上這些。

「對於害怕和不確定該做什麼的學生來說，錄取過程可能感覺像是一個障礙，」沙利文說。「我們沒有設置障礙的餘裕。」

撰稿人/譯稿人：Eric Hoover/ Eileen Tsai

資料來源：2023 年 2 月 14 日，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why-one-admissions-official-sees-promise-in-a-new-way-of-admitting-students>